

一条船，九代人的海洋叙事

□ 单志强 陈雅芳

自乾隆年间第一根龙骨啃进滩涂，尤氏血脉便以年轮形态在闽东海岸线生长。九代人交替托举的船魂，在木帆褶皱、铁壳涛痕与电动蓝光中完成骨骼更迭。

——题记

晨雾未散时，尤长智的鞋子已沾满船坞的铁屑。花甲之年的皱纹里嵌着福安赛江的潮气，他俯身查看焊缝，指尖抚过钢板的“鱼鳞纹”，像在阅读祖辈刻在舟楫上的密码。

“进度咋样？能赶上季风准时抵达约定港湾吗？”

“放心，大伙正调试设备呢！”

“焊条是钢与铁的红娘，熔铸真心，才能生出永不生锈的情分。”

句句叮咛裹着海风，“焊”进年轻后生的耳蜗。两代匠人向海而生的掌纹在船钉表面悄然重合，尤长智眼角的笑纹，恰似龙门吊在江面投下的孪生月影，一弯映着锈蚀的旧梦，一弯盛满淬炼的新光。

清冽江风掠过耳际，卷走半生涛声。作为家族中第八代造船人、宁德市建港海洋装备有限公司“掌门人”，尤长智的目光溯流而上，停驻在一年前的冬春之交。他亲手锻造的钢铁巨兽“刺桐宝舟”正破开白马门的晨雾，御风而行，甲板上每一颗铆钉都折射着祖先凝望的眼眸。

这样的告别，尤长智历经上百次，每一次目送，“向绿而行”的步伐愈发坚定。

木帆时代：榫卯咬合的月光

泛黄族谱里的七言绝句咽着海盐结晶，“渔父归帆锦缆牵”的平仄起落间，长岐古渡的千桅灯影正穿透纸背——那是明嘉靖年间的某个黄昏，盐引制度崩解时的金属嘶鸣催生了溪船标准化浪潮，从此闽江支流上漂满长岐村榫卯咬合的月光。

当乾隆年间的潮水漫过尤氏族祠的门槛，造船声便成了家族的心跳节拍。尤长智族叔尤文炳家中珍藏的一枚“堂号铁印”就是最好例证。

这枚“堂号铁印”6厘米见方，表面虽已氧化，可“福泰长”三个大字还很醒目。

旧时大的造船厂常到闽北山区购买木料，那些被墨汁浸透的“福泰长”印记，是穿行于林莽的质保契约，更是嵌入船肋的质量基因——每道被铁印吻过的年轮，都在后来的惊涛骇浪中长成了防水隔舱。

“长岐德铨，外塘铃铨。”赛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其中“德铨”便是尤文炳的父亲。木帆船行速慢，尤氏家族将功夫下在船体线型处理上，两条艖艖船同时从官井洋回来，尤氏家族造的船总能提前半个多时辰到达。

好手艺口口传，江浙一带的船东慕名前来，尤氏家族生产的木船名头越来越响，“驶”向五湖四海。

好手艺代代传。20世纪70年代，尤文炳就将机帆船马力提高至120匹，成为业界佳话。

出身造船世家，尤长智见得最多的是船，听得最多的是船，玩得最多的还是船。儿时，老屋摆放着一个船模，虽不精致，可他爱不释手，伴其走过春夏秋冬。

昔日造船平地上已长出一栋栋新房，但见证木船制造辉煌历程的两棵大樟树依旧枝繁叶茂，亦如尤长智心中那颗在赛江河畔的江风吹拂下一点点生根发芽的种子。

铁壳时代：金属呼吸的变奏

“船”在“肚”里，各种小型木船图纸，尤长智信手拈来。不过，从会画图到画好图，他却经历了一番艰辛的磨砺。

造船先“造”图。在那1:100的微缩江湖里，每一道弧线都是与流体力学博弈的偈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丝毫马虎不得。”尤长智如是感叹。

船体线型蕴含一种流畅之美、协调之美，直接决定船速。尤长智画图时，竹片是必备之物，用好其柔韧性，线型才更流畅。然而，问题随之而来，竹片一端得有人帮忙固定，可他一旦动笔，便一头扎进创作中，常常一忙就忘了时间。有时熬到凌晨三四点，帮手实在撑不住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双脚夹住竹片一端，一手固定竹片另一端，另一只手用画笔沿弧线画出船体线型。

时过境迁，一摞摞被电脑绘图替代的手工图纸，依然在尤长智梦中舒展成赛江的波纹。这些用汗水浇灌的产物，他当作宝贝珍藏。

当改革春风吹拂长岐，尤氏家族思变、求变，迈向铁壳船改装、修造。1988年，他们与人合办福建省第一家规范的民营造船厂，同

年造出民营船舶企业第一条钢质船——“富海油1号”。

走进车间，尤长智下意识用纱手套在焊缝上擦一下，手套勾出了丝。“要磨到月光都挂不住为止”，他叩响发烫的钢板，听见古老榫卯术在金属时代的变奏。

从木船到铁壳船，一步千里。尤长智原本对焊接技术一窍不通，后经学习，成长为钢上“绣花”的师傅。

焊接是在两片钢板间做“加法”，但将两块钢板焊在一起简单，要焊得“天衣无缝”，十分考验耐性，眼明、心静、手稳，一个都不能少。

持好焊枪，熔敷焊丝，层层填充……焊枪和钢板接触瞬间，火花飞溅，身旁温度迅速升高。酷暑，穿着厚重工作服，蹲在被晒得发烫的船舱里，尤长智跟在焊接师傅身后不知疲倦地学，一学就是几个小时。师傅下班，他就用废弃的钢板边角余料反复练习，脱下来的衣服都能拧出水。

“焊接讲究精益求精，钢板间针眼大小的漏点，一放到机器检测中就暴露无遗。”尤长智胳膊上至今留有伤疤，那是焊接时滴下的铁水穿透手套烫伤皮肤留下的痕迹，

“习惯了，再痛都得忍。手抖容易产生气泡，影响焊接质量”。

从平焊到立焊，再到仰焊，焊接难度不断升级，为把本领学扎实，尤长智将退役的船只买回来，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反反复复练。汗比别人流得多，手艺也比别人学得快，他顺利考取了焊接证。

来到造船厂，尤长智接过焊枪，现场“秀”起手上功夫。不多时，弧光渐渐熄灭，焊接处一条错落有致的“鱼鳞纹”格外显眼，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小小焊缝，藏着大学问。不仅要外表匀称美观，内里更要均匀致密，焊接处的硬度，还要超越母材。“好焊工是用焊条一点点烧出来的。”尤长智的话中透着坚定。

当十五项特殊焊接工艺在行业版图中大放异彩，他臂上的烫伤疤痕，已化作青铜器上神秘的饕餮纹，见证着奋斗与成就。

专注方能专业。过了焊接关，尤长智又带领团队瞄准油漆质量、节能减排……困难一个个被击破，建港海洋装备收获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等沉甸甸的荣誉。当“福建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奖章坠入掌心，他听见族谱里“福泰长”铁印在樟木匣中的共鸣，两百年的质量盟誓，终在电弧光中完成量子隧穿。

电动时代：零碳航道的轻语

徜徉在建港海洋装备展厅，一艘仿制福船模型位于中央，“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古训悬屏展签上。从木帆船到铁壳船，再到电动船舶，各式船模如一部船舶简史，讲述尤氏家族向海图强的辉煌。

当暮色将宁德浸入松烟墨砚，东湖化作铺展的熟宣。伫立“宁德东湖壹号”游轮甲板，尤长智凭栏赏景，倾听电流与浪花的私语。作为全省首艘入级中国船级社的铝合金纯电动旅游观光船，“宁德东湖壹号”正是出自他之手。

海风裹挟着零碳时代的密码掠过闽东海岸，船舶设计图卷曲的边缘，恰似潮汐涨落的韵脚。2021年夏，当牵头建造的第一艘新能源电动船舶如蓝鲸入水般划开碧波，柴油机轰鸣数十载的古老航道，终于听见了钢铁与电流的轻语。

“每度电都流淌着潮汐的呼吸。”望着仪表盘上跳动的能耗曲线——较传统船舶锐减50%的数据，在工程师眼中是冰冷的代码，在尤长智心里却化作温热的诗行。

2024年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上，“宁德东湖壹号”的船模引来如潮客商。面对“为何选择铝合

金”的追问，尤长智的答案如海雾弥漫：“更低的能耗是写给珊瑚的情书，抗腐蚀性是对永恒的谦卑，可塑性让每艘船成为拆解的十四行诗。”

暮色漫过船厂，办公室里悬挂的“勤学长智”横幅浸在霞光里，这何尝不是他大半生的真实写照！

薪火相传，尤氏家族中的第九代造船人已成长起来，他们抱着设计图纸匆匆跑过，身影叠印着当年举竹片画图的青涩背影。

“驰”而不息，奔赴深蓝！白马门的海风第九次吹过老船坞时，电动船舶正切开黎明的绸缎。尤长智数着钢板上九重鳞纹般的焊痕，忽然明白：所谓传承，不过是把祖辈眼里的浪花，焊成子孙掌心的星河。